

“发现鲁迅”系列 —— “鲁迅与宋紫佩”

2023年2月18日上午，中关村教育基金会和鲁迅文化邀请宋燕琳女士（宋紫佩的孙女）在鲁迅书店讲述了鲁迅先生与宋紫佩先生之间的往事，开启了“发现鲁迅”系列之旅。

本次讲座得到了北京市西城区楹联专业委员会的大力支持，西城区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西城区楹联专委会主任宋双元先生到场并做了《弘扬传统文化，传承楹联国粹》主题发言。

以下是宋燕琳女士讲座节选：

宋紫佩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挚友



这是宋紫佩1938年回乡时拍摄的王化宋家店村口古桥，
上世纪七十年代拆除，改为平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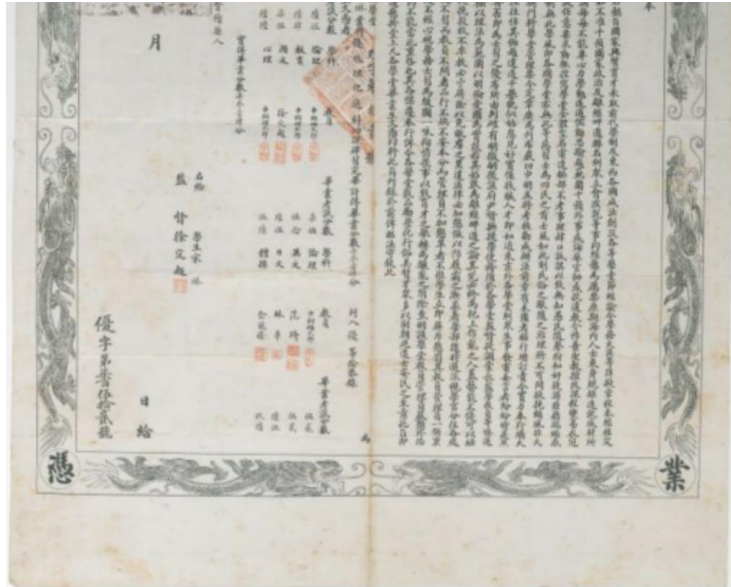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宋舒说，在他童年的时候，我的老家绍兴平水宋家店是一个

偏僻而又多山的小村落。我的曾祖父经常以老南瓜糠饼充饥。除了种地之外，兼做茶叶和酿酒生意，平水一带山路难行，我的曾祖父经常挑着担子走二十里山路，历尽千辛万苦，一次，在半路上被山石绊倒，自家酿的黄酒洒了一地，曾祖父心疼的哭了。但由于他的吃苦耐劳，总算略有积余，才能供得起我祖父宋紫佩读私塾，当曾祖父拿着儿子写的文章给地主看时，却被耻笑：“这文章只够擦屁股”。而宋紫佩则以山里人的倔强，勤奋攻读，终于在 18 岁考取了秀才，并在岁试中名列一等。翌年科举考试取消，他就到绍兴府学堂读书。其间，结识了徐锡麟、秋瑾等革命志士，入大通师范学堂，加入光复会。后得遇陈佩忍先生介绍加入同盟会，参加南社等革命社团活动，并参与组织匡社。

徐锡麟、秋瑾遇害后，我祖父宋紫佩由于绍兴已无容身之地，便赴杭投考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，有幸成为鲁迅的学生。

从反对鲁迅到拥护鲁迅为领袖





宋紫佩的毕业证书
宣统二年八月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颁发

我祖父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读书时，一开始是反对鲁迅先生的。站在了绝大多数进步师生的对立面，反对罢课，反对赶走老校长。虽然祖父最后认识到错误，但他就是不肯写悔过书，而不写悔过书的后果就是被学校开除，他也要拧到底。这反倒让鲁迅先生对宋紫佩的亢直脾性印象深刻。当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掌管教务时，聘请宋紫佩来校担任理化教师。这使宋紫佩很感动，于是，成了鲁迅先生的一名得力助手。在与鲁迅先生共事中，不仅对鲁迅心悦诚服，而且还把鲁迅当成可信赖的领袖。

在发起组织越社，创办《越铎日报》、《天觉报》，宋紫佩都以鲁迅先生为领袖，并得到了鲁迅先生的积极支持。在辛亥革命中，进一步增进了两人之间的友谊。

恩师介绍进北平京师图书馆



1922年宋紫佩35岁照片

辛亥革命后不久社会上掀起一股复辟逆流，我祖父也感到在故乡难以有所作为，于是离乡。又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极大爱护和帮助，介绍他在北平京师图书馆工作，推荐到分馆担任会计及事务员。我祖父刚来北京时，与鲁迅先生同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7号绍兴会馆。

为了给图书馆觅得天堂之所，鲁迅先生为创办通俗图书馆而不遗余力。有一段时间，鲁迅因操劳过度加之到北方后水土不服，身体一直不太好，经常腹痛、发热。1916年9月10日，久病初愈的鲁迅在三弟建人、学生宋紫佩的陪同下到中央公园踏秋，当转到后乾殿时，他眼睛一亮，含笑问学生道：“紫佩此处读书如何！”我祖父心领神

会，连说绝佳！绝佳！言毕三人大笑而归。

鲁迅先生先后主持创办了京师图书馆、京师通俗图书馆、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，并成为京师三馆的顶头上司。

1946年11月15日国立北平图书馆证明书上写着：

宋琳于中华民国二年二月（1913年2月），到前京师图书馆服务，十五年四月（1926年4月），调赴前北平北海图书馆办事。十八年八月（1929年8月）两馆合组，改任会计组组长，现仍在馆供职。

父亲的回忆-幸福的童年



父亲在鲁迅先生的关怀下茁壮成长
1924年全家福照片（拍摄于琉璃厂）全家第一次合影

在父亲童年生活的记忆里，鲁迅先生及其家人是很亲近的人。我父亲说他刚来北京的头一年在梁家园小学读书，一天上学的路上，他和堂姐被身后的汽车喇叭声吓得大喊：“老命遭灾，老命遭灾（老家话救命）！”身旁的祖父拉着他俩的手笑道：“这两个小乡巴佬！”因为

父亲说的一口老家话，语言不通，听老师讲课犹如听天书，到了期末考试发榜，有个同学来喊他：“宋舒：你得了第一名。”于是，父亲跑回家让堂哥把他扛在肩膀上去看榜，从最前头一直看到最后头，才看到自己的名字，哇的一声哭了…第一年考试就考了个全校倒数第一，从此他才知道要发奋读书。天道酬勤，一年后他考入了师大附小，毕业时，他的统考成绩列全校第四名。而最让父亲难忘的是在那段时间里，鲁迅先生不时送给他文具和书籍，父亲说：“那时鲁迅先生一有新作品发表，祖父就拿来让我阅读。其中一本《爱罗先珂童话集》成了父亲的启蒙书”。

现在我还记得父亲的回忆，1925年4月份，北平南社社友在中央公园水榭举行雅集。那天鲁迅先生应邀参加了，祖父把父亲也带去了，还与鲁迅先生同桌。之后，父亲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，还对鲁迅先生咀嚼吃力的样子做了一番描述。鲁迅先生在回信中说“小孩子很会形容”竟然给不懂礼貌的八岁小孩儿回信，可见鲁迅先生对青少年的爱护和鼓励。

我父亲的自传里记载着：“1931年11月末，那时，我已经从师大附小毕业，去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了。南开中学很注意体育，我刚进校时常受欺侮，只好用“撒野拼命”的办法来对抗，虽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也不告诉老师，也不讨饶。鲁迅先生送给我《勇敢的约翰》一书，我写信表示感谢，先寄给父母一阅，再托他们转寄给鲁迅先生。几天后我就收到了鲁迅先生的回信。父亲还告诉我，那时候鲁迅先生在上海，时常和普通的小孩通信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
当父亲给我讲与鲁迅先生交往的故事时，神情充满了怀念，内心充满了感动。在我祖父、父亲的眼里，鲁迅先生没有名人的光环，就是一个有血有肉可亲近的人。我祖父说，“先生待琳为家人……”无论是当面，还是和家人说起鲁迅先生时，总是称呼“大先生”。而那时我们全家都随着祖父，称鲁迅为“大先生”。



1937年全家福照片，也是全家人最后一次合影。那时，宋德沅已经于1933年去世了。1937年2月，胡英一家人接受北平图书馆调遣去山东济宁。不久，抗日战争爆发，他们辗转重庆、贵州等地。1940年，北平图书馆的抗日馆关址迁到昆明，胡英夫妇接到图书馆的通知去筹建管理处，被派到云南昆馆工作。1938年5月宋舒去了云南西南联大。宋紫佩全家骨肉分离，天各一方

君子之交淡如水

鲁迅先生不仅是名人，而且是伟人，是曾被推上神坛的伟人。而

宋紫佩只是一个普通人。现如今，在我祖父的故乡，恐怕也很少有人知道宋紫佩其人其事了。

但是，鲁迅与宋紫佩却有共同之处，教养使他们各自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善良。他们都能时时考虑别人的处境和感受，守住与人交往的界限，让人感到踏实，安全……

正如姚锡佩老师的评价：“宋紫佩与鲁迅之间的友谊是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在鲁迅去逝后颂歌四起之时，宋紫佩却始终沉默，甚至没有写过一篇纪念文章。而这正是宋紫佩的个性，他不愿意在颂扬歌声四起之时，再锦上添花。”

这也正是鲁迅与宋紫佩的默契所在。他们都是内心真正富足的人，人生能得一知己足矣！更何况宋紫佩的一生能拥有鲁迅这样一位伟大的朋友呢！

最为遗憾的是：鲁迅先生寄给宋紫佩的那些信，在北平解放前夕，被李某人（该人曾为宋紫佩的朋友）骗走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那时，我祖父因脑溢血导致不省人事，李某人就从我祖母手里骗走了信。这让父亲和我感到很气愤，记得父亲说，他同我祖父一起看过信，其中一封信中鲁迅提到他去火车站把一些暂时不用的书运回北京，说到搬运过程中的劳累和经过时，提到曾托紫佩办事，紫佩未吐半句怨言……。



锦盒内装有宋紫佩的手稿及聘书等

如果那些信将来还能现世，一定还会有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讲给朋友听吧？